

中华文化的基因里,藏着“化”的大智慧。世人遇困,常陷两极:要么避如逃寇,任难题淤积成疾;要么刚如蛮牛,以硬碰硬终致两伤。而“化”是破局的第三条路径——它不是消弭问题,而是转化问题,于迂回中寻生机,于无形中证功力。“逢凶化吉”,这句被视作吉祥话的成语,实则道破了“化”的神奇内核:它从非侥幸避险,而是用温润力量从容显效。

“化”的第一层境界,是化难为简,顺道而行。《庄子》记庖丁解牛,不以刀硬割筋骨,反倒“依乎天理,批大郤,导大窾”,顺着牛体天然肌理,终至“游刃有余”。彼时文惠君惊叹其技,实则叹其“化”的智慧:世间凡事,皆有脉络可寻,若弃蛮力而循规律,如庖丁之刀避坚就瑕,再难之事亦能拆解成顺途。这“化”从非刻意强求,而是如春风拂冰般

化的智慧

温润,不疾不徐却能消融阻碍。正如古人治水,鲧堵而无功,禹疏而有成,“化堵为疏”便是把逆势硬刚转为顺势而为,以不极端的方式达成根本改变。

“化”的第二层境界,是化险为夷、逢凶化吉,以柔克刚。安史之乱中,叛军与回纥联军兵临城下,郭子仪被困邠城,危在旦夕。诸将皆劝死战,郭子仪却单骑赴回纥营,不携一兵一卒,不逞口舌之辩,更不施雷霆之威,只以温润之心陈说唇亡齿寒之理,晓以家国大义。回纥诸将感其赤诚,竟倒戈共击叛军,一场灭顶之灾终成转机。“化”的魔力,正在于不与险锋相撞,反倒以包容消解应对,以真诚化解戾气,让敌人变成盟友,使绝境生出坦途,这是最柔和也最坚韧的改变。

“化”的第三层境界,是

化腐朽为神奇,点石成金。东汉蔡伦造纸前,文书或写于竹简笨重难携,或书于绢帛昂贵难普及。蔡伦没有困于“无好物可写”的难题,反倒目光下移,收集树皮、破布、旧渔网这些被人弃之不用的“腐朽之物”,经捣浆、蒸煮、晾晒,终造出轻薄柔韧的纸张。那些废料在“化”的温润滋养中焕发新生,这正是“化”的精髓:以不极端的方式唤醒事物潜藏的可能性。

逃避是怯懦,硬刚是鲁莽,而“化”是智慧。“化”藏着顺应规律的通透,藏着以柔克刚的包容,更藏着点石成金的创造力。人生在世,难免遇困逢险,若能悟透“化”的智慧,于难中寻简,于险中寻机,于朽中寻奇,便可得处世之从容,破局之良方。这是中华文明流传千年的生存密码:以“化”为器,以温润为姿,于世事浮沉中,寻觅生生不息的生机。

(摘自《今晚报》张希/文)

“一元钱有什么用?”说这句话的人认为一元钱没有用,一千元、一万元才有用。一元钱确实不及一万元的用处大。可是,一元元乃是“一万个一元钱”,如此,一元钱当然有用,而且有大用,那就是:“它可以积成一万元。”

不只是一元钱有用,一角钱也有用,因为“一元是十个一角”,一万元是“十万个一角”。一粒沙不足道,但是现代高楼建筑是“聚沙”而成。一文钱不足惜,可是武训兴学的钱是一文一文乞讨而来。

反过来说,每一元固然是“有用”的大数,但每次用去十元,一千次就会用光,非洲的大象尸体往往是被蚂蚁吃掉的,遍野的蚁族可以使一具象尸转眼成为白骨。

当“该省”的时候,把“一万个一元”累积起来,是一种快乐。然后,“该用的时候,有一万元可用,是另一种快乐。”

(摘自《开放的人生》三联书店出版 王鼎钧/文)



过客的担忧

我在深圳大芬遇到一位书法家,五六十岁的样子。他有一个比较大的工作室。玻璃门上他的简历旁边,印了行大字:“中国的书法可以分为两类,一类是xx写的,另一类是其他人写的。”

我悄悄地从楼梯上去,又悄悄地下楼。我不买东西,只是一个过客。我屡屡向大芬的人提及宋庄。内心深处希望它是一个艺术聚落而不仅仅是一个市场。

书画当然离不开市场,但是更应该有领军人物。大芬最后会因为原创而为世人所知吗?艺术和复制,中间是有一道鸿沟的。当然,这种担忧也极有可能是杞人忧天。毕竟,艺术和艺术市场,自有它们自己的规律。(摘自《新民晚报》冯磊/文)



暖意

我去某单位找人办事,对方年长于我,与我仅有一面之缘,平日只在微信里偶尔联系。刚走进房间,那位老大哥便热情地迎上来,笑着说:“茶已经给你泡好了,我看你有点冷,我来开下空调。”说着,他转身找到遥控器打开了空调。我顿时感到一阵暖意涌上心头。

找人办事,尤其是求人时,心里难免底气不足,总担心对方会敷衍应付,因此总带着几分忐忑。我需要从对方的表情和神态中揣摩态度,而他的热情与平易近人,尤其是开空调的细节,让我一下松弛下来,不再惴惴不安。

若能遇见如此温暖之人,即便最终未能得到实质性的帮助,这份善意也足以让人心生感激。毕竟,谁都渴望被温柔以待。(摘自《新周报》周牧辰/文)



人须有生趣才能有生趣。生趣是生活中所领略得的快乐,生机是生活发物所有需要的力量。好的幽默感是一种对生活的嘲解和对荒诞的欣赏,但同时又是一种谦和与宽容,对他人的善意和大度。原地的艰难,未必有远方;小林的痛苦,未必有想象。(据小林漫画)

终南山上的捷径

取笑他为“随驾隐士”。不久后,皇帝终于决定征召他入宫做官,授予左拾遗一职。而与卢藏用同时被召入宫的还有一位叫司马承祯的隐士。但这位司马承祯与卢藏用不同,他是一位货真价实潜心修行的真隐士。

入宫没几天,司马承祯就决意离开皇宫,重新回到山中隐居。司马承祯离开长安返回终南山的这一天,许多官员都来为他送行,其中也包括卢藏用。但卢藏用不理解司马承祯的辞官行为,于是他指着终南山对司马承祯说道:“此

中大有佳处。”意思是在终南山隐居可是有着绝妙好处啊。但司马承祯听了此话后,意味深长的回答道:“以仆观之,仕宦之捷径耳。”依我来看,终南山倒是一条做官的近路啊。这句话瞬间让卢藏用无地自容,他明白司马承祯是在讽刺他狂热功名,一心追求名利的行为,只得灰溜溜地走开了。而从此,“终南捷径”这句话也流传于后世,同样也成为了一名逐利,走便捷途径的代表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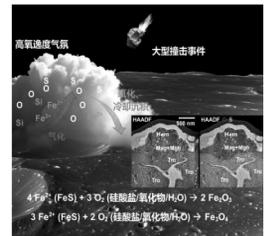
(摘自《当代青年》丁然/文)



月球也会“生锈”

说起铁锈,大家会想到生锈的水管、栅栏等。日常生活中,铁锈主要成分是三氧化二铁,由铁与水与氧气发生氧化反应形成。可你知道吗,月球表面也有类似“铁锈”的物质。

2024年,中国嫦娥六号从月球背面南极一艾特肯盆地带回1935.3克月壤样



品,这是人类首次获得月球背面样本。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等联合团队分析后取得重大突破,在样品中发现与地球铁锈成分一样的微米级赤铁矿和磁赤铁矿晶体,这在以往月球样品研究中从未见过。

赤铁矿形成需氧化环境,但月球长期被认为是一个化学性质极度“还原”的天体,太阳风持续不断地轰击月球表面,这种富含还原性物质的环境使得月球表面的氧化反应难以发生。研究团队提出,月球氧化过程与大型撞击事件有关,月球表面物质在大尺度撞

击下气化,会产生局部的高氧逸度气氛。此次取样的南极一艾特肯盆地源于天体撞击,铁元素以陨硫铁形式存在,撞击高温下陨硫铁脱硫释放出了铁离子,在撞击云团边缘高氧逸度环境中被氧化,形成赤铁矿、磁赤铁矿等铁氧化物。当铁离子被氧化后,它们会以气态氧化铁的形式存在于撞击云团中。随着撞击云团的膨胀和冷却,其内部的温度和压力逐渐下降。当温度降低到氧化铁的凝结点以下时,这些气态的氧化铁分子就会开始聚集并凝结成微小的固态颗粒。(据光明网1.5)

我国科学家为流浪行星“验明正身”

长期以来,天文学家探测到一些在星际空间漂泊的流浪行星候选体,但缺乏确凿证据证明其是真正的行星。北京大学东苏勃教授领衔的团队,利用十年一遇的天地同步观测契机,首次直接测量出流浪行星候选体的质量,确证其为了一颗质量与土星相当的行星。

流浪行星不围绕任何恒星运行,独自漂泊于星际空间。当它从背景恒星前方掠过时,引力会弯曲星光,使恒星短暂增亮,即微引力透镜事件。近十年,天文学家通过地面巡天望远镜捕捉到约十例候选体,但

质量无法被独立准确测定,只能依赖统计模型粗略估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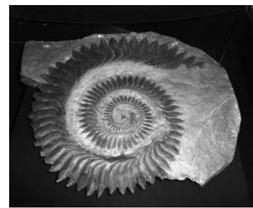
2024年5月3日,韩国KMTNet项目与波兰OGLE项目的地面望远镜捕捉到一个候选体信号,增亮仅持续约两天。此时欧洲空间局的盖亚卫星恰在扫描同一天区,且因特殊轨道方位,覆盖了亮度峰值附近16小时关键阶段,获得6次测量,这样的巧合在盖亚服役期内仅此一次。

研究团队抓住机遇,测量到“微引力透镜视差”效应。盖亚与地面望远镜构成“双眼”,基线长达150万公里,视差效应使从盖亚视

角看到事件峰值的时间较地面晚约两小时,团队据此提取候选体距离信息,确定其质量和距离。最终分析表明,该天体质量与土星相当,确凿证实是行星。

这项成果标志着流浪行星研究步入精确测量新阶段,其发展的测量方法为下一代空间巡天望远镜大规模探测铺平了道路。美国计划发射的Roman望远镜,我国即将发射的中国空间站巡天空间望远镜(CSST)和“地球2.0”(ET)卫星,都将助力流浪行星探测,帮助天文学家解答诸多根本问题。(摘自《光明日报》1.3)

旋齿鲨:深海“电锯惊魂”



3亿年前的二叠纪海洋里,有一种可怕的怪兽——旋齿鲨,它被称为“深海链锯”,嘴里长着电锯般的螺旋状牙齿。1899年,人类发现第一块旋齿鲨牙齿化石,因其骨骼多为软骨难以保存,所以外观和体型只能靠对比现代鲨鱼来推测。旋齿鲨的牙齿构造很奇特,在现今鲨鱼或脊椎

动物身上找不到类似结构,其牙齿长在哪个部位曾是谜团。科学家为此争论不休,有人觉得长在上颌用于防御,有人认为长在下颌像鞭子抽打猎物,甚至有人猜测长在背鳍或尾巴上。

直到2013年,谜团才解开。科学家根据附着在软骨化石上,用计算机3D建模,确定螺旋状牙齿长在下颌口腔内侧,类似舌头。捕猎时,面对菊石等硬壳动物,它会用螺旋状牙齿勾住对方的肉,从硬壳里拽出;遇到章鱼等软体动物,则直接拦腰斩断。模拟显示,它的嘴能

张开90度,超过大白鲨,但咬合力只有大白鲨的30%。捕猎时张开大嘴,用中间向后倾斜的牙齿咬住猎物,送入上颌凹口切成两半吞下。其牙齿终生不脱落,新牙依次替换旧牙,最多可达150颗。

旋齿鲨虽名字带“鲨”,但和鲨鱼亲缘关系近。它体长可超9米,是海洋霸主,却因二叠纪末期海洋火山频发、生态系统崩溃、食物锐减而灭绝。如今,它留下的谜团和化石,仍吸引着人们探索,更多秘密还藏在古老岩石中等待发掘。(据科普中国1.3)

丹霞山发现三个世界新物种



近日,我国科学家在广东丹霞山这片红石峰林中连续“拆”出了3个全新的世界新物种,分别是第54、55、56号新物种。

54号新物种:丹霞微龙虱

在中山大学昆虫团队贾凤龙教授团队的显微镜下,丹霞微龙虱终于褪去神秘面纱。丹霞微龙虱的体长仅有1.7至1.8毫米。如果将12只丹霞微龙虱头尾相连排成一队,它们的总长度才勉强能覆盖一枚一元硬币的直径。

普通的龙虱,大多是宽敞水体中的“游泳健将”,流连于溪流或池塘。但丹霞微龙虱隐匿在丹霞地貌潮湿的红色崖壁缝隙里,依靠岩石渗出的涓涓细流维持生命。

55号新物种:丹霞马蓝

丹霞马蓝在每年的11月底至次年1月开花绽放,最高可长到半人高(80厘米),它将蓝紫色的花朵聚集成短穗状花序,悬挂在人迹罕至的深山沟谷。

据丹霞山科普志愿者张继方工程师回忆,早在数年前,他和仁化本地的研学导师郭剑强在进行乡土植物保育时,就留意到了丹霞马蓝。近日,广州市林业和园林科学研究所的团队通过形态学“查户口”和分子系统学“验DNA”,确认了它的独立身份。

56号新物种:丹霞山鸡油菌

丹霞山鸡油菌的菌盖只有1至1.5厘米宽,通体呈现诱人的橙黄色。未来,丹霞山鸡油菌有望通过科学培育走向餐桌,成为丹霞山发现的最美味的新物种之一。

(据环球网1.6)